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YIDALI
ERSHISHUI
WENXUECONGSHU

泽诺的意识

斯韦沃 著

黄文捷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YI DA LI ER SHI SHI JI WEN XUE CONG SHU

登录号

120336

120336

004



泽诺的意识

斯韦沃 著
黄文捷 译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石油0111827



120336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泽诺的意识

吕同六 主编

斯韦沃 著

黄文捷 译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125

插 页:2

字 数:304,000

版 次: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352—1/I·1249

定 价:14.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描绘时代的精神失常症的诗章

吕同六

斯韦沃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迄今为止，中国读书界对斯韦沃的了解，大约仅仅止于一两则翻译过来的短篇，两三篇介绍他的文字，如此而已。

不过，倘若我们把斯韦沃的名字作两个方面的横向比较和对照，便不难清晰地见出他在二十世纪意大利和欧洲文学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我们对他的陌生感便会消除。

在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史上，皮兰德娄以他独标一格的、石破天惊的怪诞剧，对当代戏剧观念和戏剧艺术进行了突破性的开拓。他的戏剧革新道路的最重要的里程碑，是1921和1922年分别出版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亨利第四》。

斯韦沃对传统的小说观念和艺术手法，进行了无比大胆的变革，他在小说领域的所作所为，同皮兰德娄在戏剧领域的所作所为，几乎毫无二致，他们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在小说和戏剧两个不同的领域并肩战斗的革新者。斯韦沃的代表作《泽诺的意识》发表于1923年，也几乎是同皮兰德娄的两部杰作同时问世的。无怪乎有的评论家说，斯

韦沃和皮兰德娄堪称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坛上的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再放眼欧洲。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依斯，作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都以对小说的革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他们的扛鼎之作《追忆逝水年华》和《尤利西斯》，都是在二十年代完整面世。斯韦沃的小说《泽诺的意识》，无论就其艺术特征及其蕴含的思想价值而言，还是就其出版的时间来看，都是同普鲁斯特、乔依斯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有论家说，斯韦沃是“意大利的普鲁斯特”，也有论家称，斯韦沃是“意大利的乔依斯”。

依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 1861—1928)，原名埃托雷·施米茨，出生在意大利北方边陲城市迪里雅斯特。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是犹太血统的意大利人。他在德国巴伐利亚读完中学，十八岁时返回迪里雅斯特，考入高等商学院。一年后，因父亲在生意场上遭受重大挫折，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进入一家银行工作。这种小职员默默无闻的工作持续了约二十年的光景。

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迪里雅斯特深受欧洲尤其日耳曼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在银行供职期间，埃托雷·施米茨以大量的阅读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广泛涉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经典作家的作品，特别对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和叔本华、弗洛伊德的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他吸纳了多元的、多形态的文化和思潮的成果，在他日后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都打烙下了鲜明的印象。

1892年，埃托雷·施米茨用笔名依塔洛·斯韦沃，发表第一部小说《一生》。他笔名中的名依塔洛，意为意大利；笔名中的姓斯韦沃，意为日耳曼；这笔名的组合意味着，他意欲把意大利和日耳曼两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融为一体。

小说《一生》的主人公阿尔丰索·尼蒂是位年轻人，他的内心生活丰富，但他所进入的社会环境，无论是贵族沙龙，还是他寄居的公

寓，都使他产生一种被排斥的感觉。他的内心生活经受着无情的自我批判，他无法让自己的内心世界适应外在世界。他成了被征服者。

《一生》遭到了评论界的冷遇。斯韦沃并不因此灰心丧气。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六年以后，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暮年》。

同《人生》一样，《暮年》也是写小职员抑郁不得志的生活。《暮年》的主人公埃米利奥·布列塔尼，同《一生》中的阿尔丰索·尼蒂一样，也是位小职员。令人厌烦的工作，尝试文学创作的失败，使他愈发陷于单调、平庸的生活而难以自拔。妹妹阿玛利亚和他生活在一起，虽然年轻，但也无法逃脱灰色生活的命运。正当埃米利奥似乎已注定这么生存下去的时候，身体健壮，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女子安乔利娜的出现，在他心中点燃了爱情和希望的火焰，改变了他的生活。起初，他同安乔利娜的关系，是无所羁绊和富于浪漫情调的。他获得了一种摆脱束缚的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愉悦。然而，好景不长。安乔利娜逐渐显露了谋取私利、玩弄情感和不可捉摸的本相。埃米利奥的爱情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阿玛利亚悄悄地爱上埃米利奥的一位朋友、雕刻家，但这迟到的、炽烈的爱情，也遭到了失败。阿玛利亚郁郁而死。

于是，埃米利奥的生活又重新沦为孤独、空虚和愁闷。

这两部小说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斯韦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小职员的世界，资产者家庭，平民的生活圈，都给予真切的描绘。作家对决定人物性格的细节给予很大的关注，并着力于完整地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情节展开的环境迪里雅斯特，它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多姿多彩，在这环境里流动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小说中都有着活跃的表现。法国评论家克莱米厄曾说，斯韦沃笔下的迪里雅斯特，犹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一样鲜明、深刻。

在《一生》和《暮年》中，斯韦沃尤其关注人物与现实的关系。无论是阿尔丰索，还是埃米利奥，都无力对付现实，他们只得诉诸自我欺骗。阿尔丰索逃遁于幻想，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埃米利奥则幻想

能战胜生活,享有生活;但这些都是徒劳的。生活模棱两可,不可捉摸,人物同现实的关系缺乏真实性,充斥虚伪性,因此,用自我欺骗作武器是无法同生活作斗争的,人物同生活的较量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在生活面前全然无能为力。

阿尔丰索和埃米利奥是新型的主人公。他们颇像十九世纪末意大利现实主义大师维尔加笔下的“被征服者”。但不同的是,斯韦沃的主人公们的失败,不是社会因素的使然,而是因为他们那与生俱来的、无法疗救的软弱无能的品格特征。

在《一生》和《暮年》中,斯韦沃在诉诸传统的创作手法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人物的心理因素的浓厚兴趣。他以极其精细的分析,来解剖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心理流程,进而把人物意识的各个层面予以曝光。这种描写人物与现实关系上的用心,对人物内心生活的着意揭示,为斯韦沃日后创作的转折作了铺垫。

《暮年》于1898年出版后,再一次遭到冷遇。斯韦沃不得不暂时停止写作。翌年,他进入岳父开设的生产海底油漆的企业工作。1905年,斯韦沃和侨居意大利并在迪里雅斯特教英语的乔依斯结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浓厚兴趣,驱使斯韦沃于1918年把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梦的解析》译成意大利语。这是他沉默二十年之后再一次拿起笔,也可以说是他再一次向文学殿堂进军的前奏。

1919年2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斯韦沃终于发起向文学奥林匹斯的艰难的第三次冲击,着手撰写长篇小说《泽诺的意识》。小说的写作历时近四年,1922年底完成。1923年4月,小说由斯韦沃自掏腰包出版,但依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舆论界冷冰冰的漠然态度大约持续了两年之久。还是著名诗人蒙塔莱慧眼识英雄,他首先站出来打破评论界沉默的坚冰,在双月刊

《考验》1925年最后一期上撰文《向依塔洛·斯韦沃致敬》，高度评价《泽诺的意识》。

同年，斯韦沃把小说寄赠乔依斯。乔依斯读后不禁击节称叹，当即推荐给法国的意大利文学研究专家克莱米厄和拉皮。由于乔依斯的推动，1927年，《泽诺的意识》法文版问世。克莱米厄和拉皮发表系列专文，盛赞这部作品，称斯韦沃是当代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小说在法国产生的轰动效应，激起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连锁反应，斯韦沃终于成为风靡欧美的大作家。

从处女作《一生》的发表，到《泽诺的意识》大获成功，斯韦沃足足等待了三十五个年头！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1928年，刚刚享誉欧美，尝到成功的喜悦，正欲更上一层楼的斯韦沃，却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遇难，不幸身亡！

《泽诺的意识》共六章。开头的一章是“前言”，系由署名S的心理医生所写，介绍主人公泽诺是精神病患者，说明他公布病人隐私的原因，为主人公登场敲响开场锣鼓。泽诺随即在第二章亮相，在“开场白”中表述自己执笔的初衷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写日记，以此对自我进行精神分析，认识自我。接下来的五章，是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全部采用第一人称和意识流手法展开叙述，是泽诺进行自我解剖和精神分析的忠实笔录，可说是病人的一份模糊而又完整的病历。最后一章是四则日记，泽诺宣布治疗失败，停止自我精神分析。

泽诺的日记写于1915年5月至1916年3月，表明主人公患精神病症和进行治疗的年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清楚地点出了小说的时代背景。

在这部长篇自述中，主人公泽诺异常认真而细致地，同时又饱含痛苦和自嘲意味地进行内省。他详尽地记载自己戒烟的决心、经历和

最终的失败；细致地叙述自己和妻子、情妇的尴尬关系；同原先的情敌，后来的合作伙伴古伊多的微妙关系，以及古伊多因公司倒闭而自杀的悲剧。

不过，小说的核心，是泽诺对精神患疾的自我分析。这精神患疾，犹如潜伏的猛兽，时不时地以各种方式跳将出来，向他发动侵袭。其实，这疾病不过是他假想的，而且，显然是并不可怕的，然而它又是现实存在的和具体的，因为它主宰着泽诺的一生。归根结蒂，泽诺的毛病盖源出他的意识，他的生存受制于他的意识的患病，受制于他沉湎其中的精神内省，而他正是利用这种精神内省来自欺欺人。

泽诺不再是《一生》中的主人公阿尔丰索那样的叔本华式的青年，也不是《暮年》中一度追求浪漫的、自由不羁的情感生活的埃米利奥。泽诺的日记中已经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它不是回忆录，也不是自传，而只是进行自我分析的笔记。

面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问题，泽诺采取一种更多地是静观的、沉思默想的，而非付诸行动的态度，采取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态度。泽诺没有能力同其他人一样生活，他从可悲的失望，转向揶揄自嘲，转向一种宽容的、让人怜悯的微笑。他陷于因事实上的脱离生活而产生的窘困，因无法去做他想做的事而萌发的窘困，他陷于实际上的孤独。他在这种窘困和孤独中呼吸、行事，无论是爱情的诱惑，或是商务活动，还是社会关系，都完全无法消除和战胜这种窘困和孤独。他的疾病，不是肉体上的、年龄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意识上的，是一种未老先衰，一种反常的病态。泽诺这个人物集中地、全面地体现了斯韦沃笔下的“英雄”或者说“反英雄”的本质特征。

斯韦沃通过刻画泽诺面对生活的软弱无能、意志薄弱和精神上的未老先衰的性格特征，对现代人的危机进行了追根究底的勘探。这是在世纪初西方社会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人的价值和信念的特定时代里，现代人经受的前所未有的、异常深

刻、严重的危机。这种严重的心理病态和精神危机，便是现代人的异化。人无法去同他周围的现实建立有效的、真切的关系。泽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疾病进行追踪记录和自我分析，但他的软弱无能和反常的精神病态，排除了他进行斗争的可能性。英雄气概和悲壮精神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他再也无法恢复热情，建立新的信念。他是一个更彻底、更纯粹的被征服者。

泽诺这个人物典型的意义还在于，斯韦沃借助这个人物进而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现今的生产不断发展的社会，把人贬抑到了这样卑琐、萎靡的地步，把人异化成了精神的侏儒，因此，这个社会随时随地可能爆发灾难性的危机。这是一个彻底污染了的社会。斯韦沃在《泽诺的意识》中朦胧而又确切地、曲折而又透彻地揭发了这个社会的虚假性、欺骗性和不可靠性，打碎了这个社会伪善的神话。

如果说，对于泽诺的异化，作家主要是通过他的自我精神分析来揭示的，这种自我精神分析甚至可以看作是主人公的一种自我道德辩护，不免包含了作家对他的恨铁不成钢的某种宽容，包含了对他的一丝怜悯和温情；那么，对于泽诺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作家则是给予毫不留情的、冷峻的谴责。斯韦沃展示出，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没有挽救的余地，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唯一的选择和替代，仅仅是在个人的层面，而不是在社会—历史的层面；或者说，拯救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在于认识人的境遇，在于获得意识，在于自我意识和自嘲自讽。这或许便是斯韦沃为小说取名《泽诺的意识》的缘故吧。

有趣的是，这个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人物，是第一章“前言”中署名S的心理医生，泽诺为治疗精神疾病便是求助于这位S医生。据有关专家论证，这位S医生不是别人，正是斯韦沃始终推崇的维也纳心理医生、大名鼎鼎的精神分析学说的鼻祖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名字的缩写！

斯韦沃是最早把精神分析学说作为文学创作的支撑点的作家之

一。诚然，他并不相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科学价值和医疗价值，但是，他却成功地把精神分析学引入文学创作，把两者融为一体，他真诚地遵循弗洛伊德学说的原则去对人物进行复杂的心理探索，这从而又导致他在艺术上诉诸曲折的内心独白，导致他不得不去破坏和革新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叙事方法和时间范畴，从而拓展了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段和小说艺术的空间。

斯韦沃的小说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叙即自我精神分析来展开，这便自然地扯断了传统小说在时间范畴上前后紧密衔接的叙事链条，泽诺今天叙述昨天的事情，过去和现在，现实和回忆，感觉和幻觉，统统交织在一起，人物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心理态势，不再以单一的、纯粹的状态，而是作为多维的、纷杂的状态展示出来。这必然导致对人物如乱麻般纷乱的内心世界给予某种梳理，寻找和理出各个线索，从而陷于迷宫式的心理分析之中。这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人物的消解。在传统的小说中，叙事者向我们客观地展示人物，把人物作为一种独立的、需要加以清理和描写的对象；在《泽诺的意识》中则相反，人物作为一个“现实”，我们只是在他的意识流动中才见到这个人物，才见到这个“现实”；然而，这个仅仅在意识的流动中才如冰山一样显露出来的“现实”，又无法具有最终的形态，因为纷乱如麻的回忆，投射在这“现实”上的光线，无法把这“现实”固定下来。

叙事的层面也相应改变了。以往的叙事者，是全能的上帝，他创造和组织事件；而今，叙事，从叙事者的客观层面，转移到了人物的主观层面。作家，作为客观事物的叙述者，几乎完全退居到二线，小说中所叙述的一切，几乎都是人物的意识的反射。或者换句话说，在泽诺的意识中，作家和人物融为一体了，作家和人物共同创造了一种现实——心理现实。

《泽诺的意识》是一部意识流小说。这种小说样式使作家得以放开手脚地去探索人物的心灵的最隐蔽、最朦胧、最错综复杂的方面和

角落，得以淋漓尽致地去展现人的幻想、想象、感觉、错觉、印象、思想、意识和行为，展示外表可靠性掩藏下的危机，骚扰人的生存的焦虑不安。小说中大量的内心独白，像扯开隐蔽的内心帷幕一样，把人物复杂、矛盾的心态，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人物的喜怒哀乐。这些内心独白，把人物意识中汹涌翻腾的、无法节制的一切，直接地、毫无顾忌地宣泄出来。这种宣泄，看似缺乏任何理性，杂乱无章，随心所欲，语句混乱，但骨子里，它又严格地遵循和贴切人物的心理活动规律，暗合社会环境的特质。斯韦沃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严密的、内在的、主观的心理逻辑系统，对人物的意识和事件进行调节，予以披露，从而把人物的生理病态，概括为社会现象，把对人物的精神分析，升华为社会分析。著名诗人蒙塔莱高度评价斯韦沃《泽诺的意识》，称它是“描绘我们时代的复杂的精神失常症的诗章”。这一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斯韦沃长期默默耕耘，结出颇为丰硕的成果。除了上述三部长篇小说，他还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高贵的酒》(1927)、《成功的玩笑》(1928)。他逝世以后，又陆续有十余个剧本、三十多篇短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和一部书信集问世。

目 录

描绘时代的精神失常症的诗章

吕同六

一	序	1
二	前言	2
三	吸烟	4
四	父亲之死	29
五	我结婚的经过	60
六	妻子与情妇	157
七	创办贸易公司的经过	275
八	心理分析	403

一 序

这本小说里，不时用不怎么恭维的话谈到一位大夫，而我就是这位大夫。谁要是精通心理分析，就会知道：这位病人究竟为什么对我如此反感。

我不想谈什么心理分析，因为这里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我曾叫我的病人写他的自传，对此我得道歉；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一旦见了这么多的新鲜事，都会嗤之以鼻的。不过，我的病人是个老头，并且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追述，他的过去会恢复青春，自传会成为心理分析的良好前奏。就眼下来说，我这个想法还使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想法使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而要是病人更听话些，不逃避治疗，从而把我对他所写的这些回忆录进行长时间耐心分析所得的成果，也付诸东流，上述结果本来会更大些的。

我现在把这些回忆录公布出来，为的就是报复，我希望能就此扫他的兴。但是，他也该知道：只要他能恢复治疗，我是时时准备好跟他一起分享我从发表这些回忆录中所取得的名利双收的好处的。他看来对自己竟是那么好奇！要是他知道，人家对他在小说里说的那么一大堆真真假假的事情所做的评论，竟会引起那么大的惊奇，该多好！

.....

S. 医生

二 前 言

回顾一下我的童年吗？它已经离开我有五十多年了，要是那道还能反射出我的童年的光线，没有被种种障碍所挡住的话，我的这双远视眼也许真能看到它哩，可这种种障碍真像高山峻岭一样啊：这就是我经历的那么多的岁月，外加几个钟头。

大夫叮嘱我不要固执地非要看得那么远不可。对他们来说，即使最近发生的事，也是宝贵的，尤其是头一天夜里产生的幻想和做的梦。但是，毕竟得分一点先后次序吧；为了能一离开大夫就 abovo^①开始（这几天，大夫要离开的里雅斯特，而且时间不短），同时也无非是为了让他能更容易地完成任务，我买了一本心理分析论著，而且还读了。这本论著不难理解，但是很枯燥无味。

吃罢中饭，我舒舒服服地躺在俱乐部式的小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我的前额平平整整，因为我把任何费力去想的事都从脑海里驱除掉了。我觉得，我的思维像是与我不相干似的。我是在看着它。它时而升起，时而下降……不过，总是它在单独活动。为了提醒它：它是思维，它有表达自己的任务，我于是提起笔来。于是，前额也便皱起来了，因为每个词都由好几个字母组成，现在是当务之急的东西，它得冉冉升起，把过去掩盖住。

昨天，我曾设法使自己尽情地放松。这种做法最后竟使我沉沉入睡了，从中我没有取得任何其他结果，只是痛痛快快地恢复了精力，同时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梦中，我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

① 拉丁文，意谓“从头”。——译者

这些事情已经被遗忘了，并且永远消失了。

今天，由于我手中有笔，我一直醒着。我看到，实际上是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离奇的画面，这些画面跟我的过去不可能有任何关系：那是一个火车头，它正噗哧噗哧喘着粗气，爬上陡坡，后面拉着无数节车厢；谁知道它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又为何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

现在，我从半睡半醒中想起来：我的这个试验证明，用这种方法，就能记起最早的童年，亦即襁褓时期的童年。果然，我马上就看到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可为什么我就该是那个婴儿呢？他一点也不像我，我倒认为，他是我嫂子前几个星期生的那个孩子，那孩子曾被抱来让我们看，就像是有什么奇迹，因为他的手那么小，眼睛却又那么大。可怜的孩子！这哪里是回忆我的童年呢！我现在甚至没法告诉你，这是你的童年，回忆你的童年是重要的，因为这对你的聪明才智和身体健康有好处。当你知道：你善于把自己的一生记在脑海里是件好事的时候，难道你一生中那么多诸如此类的事还会让你恶心吗？而这时，你就会无意识地探测你那小小的机体，寻求欢乐；一旦有了可喜的发现，这些发现却又会使你感到痛苦，甚至患病，即使那些人并不愿意让你患病，他们也仍然非逼着你患病不可。怎么办？你连照顾你的摇篮也办不到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这小孩子！——于是就盘算着什么神秘的对策。每过一分钟，你都会想出一条妙计。患病的可能性，对你来说，实在太多了，因为你的每一分钟都不可能是干干净净的。于是乎——你这小孩子！——你就成为跟我所认识的一些人同属一个血缘了。这时，每过一分钟，这一分钟就可能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些分钟都并不是准备让你活上几个世纪的。

这样一来，我就远远地离开了入睡之前所见的种种画面。让我明天再试试看吧。

三 吸 烟

上面这些话，我是对大夫说的，这位大夫叫我要从对我的吸烟嗜好做出历史性的分析来开始我的工作：

“您就写吧！写吧！您会看到您是怎样能看透了自己的。”

相反，我却认为，要写吸烟的事，我尽可以在这里，在我的桌子上写，根本无须坐到小沙发上去做梦。我不知道怎样开始才好，我于是求助于香烟，而且要他们给我的香烟一概都跟我手中的香烟一模一样。

今天，我很快就发现一些我过去再也想不起来的事情。我过去吸过的最早的那些香烟，如今在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1870年左右，奥地利曾有过这样一些香烟：这些香烟是放在小硬纸盒里销售的，盒上的招牌是一只双头鹰。于是，就在这类烟盒当中的一盒周围，立即聚拢起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各有各的特征，光是这点特征，就足以使我想起他们叫什么名字，不过，这点特征却不足以使我因为这种不期而遇而激动不已。我试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我朝小沙发走去：这些人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取代他们位置的是一些小丑，这些小丑在戏弄我吧。我气急败坏地又回到桌边。

其中有一个人，声音有点嘶哑，他是朱塞佩，是一个跟我同年的小伙子，另有一个，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一岁，很多年以前就去世了。看来，朱塞佩从他父亲那里得到许多钱，这些香烟就是他送给我们的。但是，我敢肯定，他给我兄弟的香烟要比给我的多。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自己想法给自己弄点香烟来。于是，我就偷起来了。夏天，